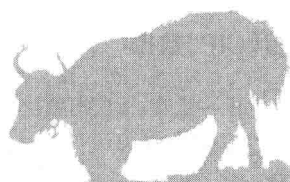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光芒大地

张祖文 / 著

高原上的主旋律
西藏的新写实



【长篇小说】

光芒大地



张祖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芒大地 / 张祖文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29-09309-9

I. ①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8572 号

光芒大地

GUANGMANG DADI

张祖文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钟丽娟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八 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06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309-9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陈洛与一头倨傲的鸢鹰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成为了彼此的雕像。那时陈洛刚刚来到那个白云生处的天葬台几分钟。

陈洛在天葬台的一角看到那头鸢鹰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完全沐浴在一片有如佛光的金色阳光之中。拉萨的阳光对每个人都很慷慨，包括对陈洛。此时的阳光已将陈洛整个拥抱在了它的圣殿，让他感觉到一丝有如天鹅绒般的轻柔正在慢慢地将他的内心掏空，使他的整个身体有如一叶历经狂浪的扁舟，瞬间安定了下来。那鸢鹰居然一点也不怕人，甚至以一种同样安详的眼神，默默地注视着自己面前的这个突然闯入自己领地的陌生人，仿佛这人与自己有着某种天然而又必然的联系。陈洛与鸢鹰就在这样一种看似不可能却又真实发生的场景里，成了彼此的风景。

陈洛甫一站立在拉萨的阳光下时，入眼所及全是巍峨高山，山很雄伟，却少装饰，甚至连在江南水乡常见的林木也几乎难觅踪影，只有各种嶙峋突兀的岩石静静地不屑一顾地独自附着在那些山体上，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经幡在赤裸着的褐黄沙土上迎风招展。陈洛伸出自己的手掌在阳光下像鸟的翅膀一样轻轻滑动。那手掌就像一个装了方向仪的滑板，顺着他头上倾洒而下的阳光移动。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地方的阳光有这样的感受。他觉得这里的阳光简直就是老天对人类最好的赠予。

这状态让陈洛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恍惚感。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再次来到了这个叫做日光城的地方。陈洛感觉到自己有点冷。他紧了紧衣服，抻了抻脖子，想让自己脸部和脖子都能尽量浸浴在阳光之

下。他摊开双手，再弯曲十指，想把那些阳光攥在手里。他看了看周围，和他一车的人都纷纷涌向了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包括那辆载了他两天的破旧大车，也已经不见了踪影。阳光让陈洛产生了一种慵懒的情绪。这种情绪就像大街上随处都可闻到的酥油茶味道一样，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从各个角度钻入你的体内，让你在瞬间就会感受到一种宁静，一种懒懒的、让自己无能为力的惬意。

陈洛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这是一条老街。街上能看到的，都是一些白色的石头房屋，墙面粗糙，色泽昏暗，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洼陷。一些穿着旧式藏装的老人，悠闲地在街上闲逛着，有的手里还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狗。陈洛看着那些狗，感觉到它们的幸福。其时他的心里，无端地羡慕起了那些狗来。走着走着，有如上天召唤，突然一个电话亭有意无意就出现在了陈洛的面前。他走进电话亭，伸手在自己衣兜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皱皱巴巴的纸片。上面有一串数字。陈洛拨了那串数字。

数字拨完了，话筒里却还是响着嘟嘟声。陈洛看了看那串号码，怀疑是不是自己拨错了，重拨了一遍，话筒里还是那些没有任何感情的嘟嘟声。他放下话筒，有点发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来之前，他就已经和这串号码的主人牙签联系好了。牙签是陈洛老家的朋友，几年前来西藏打工，他偶尔回内地去的时候，都给人在拉萨挣了很多钱的感觉。一旦牙签回到老家光芒村，就有人问他是不是挣了“大钱”了啊。牙签都会倨傲地一笑，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大钱”在光芒这个地方，就是很多钱的意思。牙签经常给陈洛打电话，说这里工资比内地高，凭力气干一天也相当于在内地干两天甚至三天。牙签虽然是陈洛多年的朋友，但他不知道，其实拉萨这地方，与陈洛在很多年前就早有了某种微妙的关系。

但牙签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从扛着大包离开光芒时，陈洛就一直没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牙签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说，只要陈洛来了拉萨打他电话，他就会给安排好一切。想着牙签给自己说的话，听着话筒里一直反复响着的嘟嘟声，陈洛的内心竟然生起了一股愤怒。他咬了咬牙，嘴里甚至开始诅咒起那可恶的牙签来！陈洛心中的愤怒很快就表现了出来。他先是狠狠踢了一脚自己脚边的大包，似乎觉得还不解恨，又重重地

在电话亭的玻璃上擂了一拳！这一拳擂下去，电话亭的玻璃就被打掉了一边！而这一拳的直接后果，就是引来了一个男人，一个系满红头绳、头上有数不清小辫子、面如锅底的康巴男人。

那康巴男人横眉竖眼地站在了陈洛的面前。陈洛的愤怒因这男人的对视，也立即沸腾了起来！所以，他直视着面前这个原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男人，同样也攥紧了自己的拳头，对其怒目而视。陈洛心中正有一股火没地方发泄，他的眼睛就像那些在眼前的大街上来回穿梭往返的牦牛的眼睛一样，睁得比铜铃还大。不同的是牦牛们很悠闲，而陈洛却很愤怒。

陈洛知道那男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对自己横眉竖眼的。肯定是因为自己打坏了电话亭上的玻璃。但他对这些都不太在意了。他居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那想法竟然是渴望着那男人的拳头能如疾风骤雨般地迎面而来。陈洛明显看到那个男人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种马上就要挥动拳头揍人的冲动，而他，竟然也渴望着拳头揍到自己身上时产生的那种如快感一般的疼痛。这种感觉，很是没有缘由，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而那满头系满红头绳、面如锅底的男人虽然看起来很生气，却咬了咬牙，似乎在努力克制着自己，好像并没有马上就要动手的意思。这竟然让陈洛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失落。他又狠狠地将自己的拳头在面前电话亭另一边的玻璃上砸了一下，完全有如主动挑衅。只听得“砰”的一声，他手下的玻璃“砰”地发出了一声碎响，然后“哗”的一声，散落在了地上。这动作无疑直接刺激了那系满红头绳、面如锅底的男人。他再不迟疑，直接将拳头一下子击打在了陈洛左边的面颊上！他只感到一阵疼痛如盛开的樱花被劲风吹落，迅速从面部传遍了自己的全身。陈洛很奇怪地觉得，那疼痛果然是一种快感。因此，借着这快感的刺激，他也扑向了自己对面的那个男人。但陈洛还没有触及到他，却已被别人一把抓起，然后一脚踢向了远处。陈洛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急速地在空中飞了好长一段距离，然后就与一种坚硬的东西碰到了一起。那坚硬的东西让他全身一下子就散了架。同时，一种比刚才拳头打到脸上更钻心的疼痛马上扩散到了他的全身，他的头也和一种物体相碰，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一股热热的液体随即流出了他的头皮，然后头一晕，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陈洛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藏式床上。一个藏族老阿妈正满脸

关切地坐在他的身边。而他的周围，也是一看便知的藏族装饰。一条毛色黝黑发亮，威猛异常的藏獒正用一双亮亮的眼睛盯着他，眼睛中那种猜疑让他顿时就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幸好老阿妈一看他睁开了眼睛，马上就用了嘶哑的声音问，小伙子，还痛吗？老阿妈的汉语说得很不流利，但他却感觉有一阵春风一下子拂进了心底，一种最柔软的东西瞬间填满了他的内心。他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这里很小，很昏暗。屋子正中央吊着的一个很显老旧的灯泡，正散发着昏暗的光，那些不明亮的光线却让陈洛无端地就体会到了一种温暖。

陈洛想张开嘴说话，回应老阿妈的问话。但他马上发觉，自己的嘴巴竟然疼得连稍微张开都很难，更不要说发出任何声音了。无奈，他只有点了点头。点头时，他觉得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缠得紧紧的，仿佛头已经被包在了一个口袋之中。他伸出手摸了摸，发现那是一些绷带。

老阿妈看陈洛一连串的动作，明显是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她站起来，说，对了，医生说你现在不能说话，那就好好休息吧，别担心，我这里很安全。说完，她向门外走去。老阿妈年龄应该很大了，因为陈洛发现她走路时双手很夸张地向两边扇动，一看就是站立不太稳，而且动作也很缓慢。那黑色的藏獒也跟在她的身后。

陈洛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因为什么弄到了这个地步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送到老阿妈家里的。

陈洛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多天。他无事时就审视着自己所住的小屋，感觉这屋子虽然很小，却让他暂时有了一种安全感。陈洛是一个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的情绪经常都处于一种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反复之中，易怒，急躁。这段时间他天天看着从屋角窗户扑进来的半明半亮的光线，也不知道躺了多少天。每天老阿妈都进进出出帮他送饭、喂饭，扶着他上厕所，竟然让他产生了一种很少体验到的亲近感。

在陈洛伤势差不多快好的时候，有一天老阿妈给他送吃的东西，他听到有人用藏语在外面喊。这里很安静，平时都很少有人来。老阿妈听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屋子里，静静地抚摸着那条藏獒的头。外面的人喊了一会儿，也不耐烦了，直接推门进来。那人一进来，陈洛竟然觉得眼熟，当时他还认为自己眼花，用力擦了擦眼，再仔细一看，那人居然就是那

个满头系满红头绳的男人！

陈洛有点尴尬。一看到那男人，陈洛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老阿妈家里的了。反倒是那男人理也不理他，径直走到老阿妈面前，用藏语说了很多话。说话时那男人语速极快，表情激动，明显是有什么事。陈洛听不懂藏语，所以也没办法知道那人究竟在说什么。不过老阿妈神情倒很淡定，只是看着那男人。男人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阵，见老阿妈没反应，无奈只有停了下来，却回过头狠狠地看了陈洛一眼，不屑之中带有一丝明显的忿气。老阿妈则慵懒地躺在床前的一张长椅子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情绪仍不稳定的男人，用调侃的语气说，扎西，怎么你老是像长不大的小孩子嘛，呵呵，自己做什么事，都别这么冲动嘛，那事情不是什么大事，你干吗这样激动呢？老阿妈这句话居然是用汉语说的。陈洛一听，这人原来叫扎西。他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事，但感觉老阿妈是在劝扎西某件事。而扎西在听了老阿妈的话后，愣了一下，歪着头，苦笑着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退出了房间。

陈洛不由得苦笑了起来。因为，他这次来拉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人打了一架！从很大程度上说，还不是他与别人打架，而是在被别人打。想起这些，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陈洛只能苦笑。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那天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挑衅别人。也许是和牙签的爽约有关吧？陈洛知道这种情绪化的性格与自己从小的经历有关。他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了小时候在老家的一幕幕情景。

老阿妈照顾陈洛这些天，让他觉得自己与拉萨越来越近。陈洛静静地躺在床上，这些天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他没有忘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拉萨的天葬台。陈洛觉得冥冥之中，那里一直有一个灵魂在召唤着他。当身体能动也能说话了时，陈洛问了老阿妈天葬台离这里有多远。老阿妈很奇怪，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问他是不是想去看天葬。陈洛摇了摇头，说自己不是想去看天葬，只是想去看看天葬台那个地方而已。老阿妈明显不相信，却还是在陈洛反复询问之后，告诉了他一个地址，甚至还给了他一张拉萨市地图。

陈洛身体终于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下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老阿妈告诉他的地方。虽然他对那地方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当他一走出老阿妈

的房子，阳光再一次倾洒在他的身上时，他就知道自己该顺着街边往哪个方向走了。刚走几分钟，居然就在街边看到了一家租售自行车店。陈洛租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车，骑上，感觉还行，就一路前行。走到大街的街口，再转了两条小巷，竟然就已经出城了。陈洛经过的地方，房子都很低矮，但修得很现代，也很漂亮，建筑的本地特色很浓郁，到处弥漫着一种民族风情。

陈洛驶上了一条羊肠小道。道路很窄，路面坑洼，可能因昨夜刚下过雨，有的地方甚或有些泥泞，但几乎不碍事，车子还是走得很平稳。到了一个路口，再往右转，一座山就突兀于前，像一尊巨大的佛像，安详地审视着陈洛。

山很大，地势陡峭，山峰直插穹顶，山顶上全是蓝天白云，而山体上则光秃秃的，除了山脚附近偶尔有点绿色，越往上，则越难见到植物。岩石倒随处可见，都是那种嶙峋得可见风骨的大块石头，裸露着一种让人淡定的静谧之光。陈洛顺着一条明显比刚才自己走过的路还要窄的看起来有人行走过痕迹的小径往上走。一些沙棘一样的暗红色植物有意无意地触碰着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特别是一些小刺刺进了他单薄的裤子，直刺入肉里，让陈洛感受到了丝丝疼痛。有些小石子或者沙子也顺势溜进了他的鞋底，让他的脚板也因沙石的不安分而感受到了稍微的坎坷。山路很崎岖，崎岖到让陈洛不得不放慢了脚步。他找了一块看起来稍微平坦一些的石块，坐了上去，想喘口气再走。可就在陈洛坐下，拍打着自己手臂和大腿肌肉时，他却突然感受到身后有什么东西让他有一种如芒在背般的感觉。他回头一看，一个人正冷峻地审视着他。那人眼里射出的光芒，让陈洛突然就感觉到了一种压力。那种压力是无形的，陈洛突然有点慌。因为那人居然是扎西！

你要去天葬台？扎西还是像这段时间一贯对待陈洛的态度一样，语气冲撞，完全没有一丝客气。陈洛看着扎西，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问，但毕竟是熟人，还是点了点头。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外地来的人！扎西语气中透露着一些不屑，说，你们为什么就老对别人死这事感兴趣呢！

陈洛有点惊讶，问，很多外地人都这样吗？

当然啊！扎西一脚踢开了自己脚边的一粒石子，似乎在发泄着某种情

绪,说,多得让人数都数不清!

哦。陈洛不语,看了看扎西,继续往上走。

你就不怕遇到人家天葬?扎西不依不饶,追着陈洛问。

现在没人啊。陈洛不想说话,但还是扔了一句话给扎西。

你背那么多东西干吗?扎西干脆拦住陈洛,指着 he 背上的一个行囊。

没什么。陈洛说着,把背上的包放了下来,打开,取出一件衣服。

他打开衣服时,扎西眼睛都睁大了。

因为他看到陈洛居然拿出了一套藏装。

你装藏族?扎西直愣愣地问。

没有装啊。陈洛边穿衣服,边说,我自己可以说就是一个藏族。

你是藏族?扎西看着陈洛的脸,摇了摇头,不像,你一点都不像!

藏族必须要是个什么样子?陈洛突然觉得好笑。

这……扎西一时也说不上话来。

我奶奶是藏族。陈洛说话间已经穿上了衣服,他再对扎西说,所以,我当然也可以说是藏族。

你怎么没说过?

你也没问过我啊。

陈洛突然踢到了一块石头上。一种疼痛袭击了他的某个脚趾。他弯下腰,用手揉了揉,再起身,向上走。

你来过拉萨?扎西好像对陈洛很有兴趣。

嗯。陈洛感觉自己现在话特别少。

有亲戚?

是啊。

什么亲戚?

我妈。

你妈在这里?

嗯。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妈?扎西很奇怪地问。

陈洛闭上了嘴,不再说话。扎西看陈洛似乎不想回应自己,一种失落感好像立即占据了他的内心,干脆自己也不说话了。

没多久,一个小小的平台突然出现在了陈洛的面前。

这个平台很简单,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零乱的石头和一些烧过的树枝摆在那里,石头和树枝边上有一些五颜六色的被风吹得翻转摇曳的经幡,这些经幡有如一个老人正伸开双臂把平台怀抱在中间。扫一眼看去,平台的边上就是深深的空谷,几朵如柳絮一般洁净的云朵,正飘浮在陈洛的周围。这空谷让陈洛的心里马上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有一股通透的明净,一下子就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那种明净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缘,立即和陈洛紧紧拥在了一起。

陈洛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放松,再伸开双手,闭上双眼。他感觉一缕阳光完全洒在了他的身上,阳光的温暖有如幸福的圣水,直接渗进了他身体的各个部位。他陶醉地站了好一会儿,再一点一点地睁开眼。他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似乎已经从脚下的空旷山谷里升起,将他一点点融化。

陈洛终于还是睁开了眼。

就在陈洛睁开眼的时候,他发现一只鸢鹰居然就站在了平台边上的一块突兀而出的岩石上。

陈洛觉得很奇怪。

他知道鸢鹰与天葬的关系,他还知道一般天葬时都必须要先由天葬师吹响海螺,然后燃起桑烟,在桑烟浓烟升至空中发出信号后,鸢鹰才会来到天葬台。可是,现在他什么都没有做,居然就已经有一只鸢鹰出现在了陈洛的面前。陈洛仔细地看那头鸢鹰,竟然有一种亲人般的感觉。然后,他再次打开背上的包,打开,掏出了一个盒子和一个袋子。

这……扎西指着那袋子,你居然带了糌粑?

陈洛还是不想说话。他打开盒子,里面露出了一些略显灰暗的白色粉末,然后再解开糌粑袋子,将糌粑往盒子里面倒,再掏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矿泉水,拧开,将糌粑和粉末混合搅拌。

扎西目瞪口呆地看着陈洛在做着这一系列动作。

之后,陈洛将那些搅拌好的东西捏成团,再抛向平台边那只一直等候在一边的鸢鹰。

鸢鹰似乎和陈洛有感应,每当陈洛一挥手,将那些粉团扔向它的时候,它就伸长脖子,发出一声轻叫,然后一口啄住,再一口吞下!这样,反复了

很多次，陈洛那盒子就空了，什么都没有了。

陈洛望着那空空的盒子，若有所失。而那鹫鹰，则似乎也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和陈洛对视了几秒后，就展开双翅，飞向了平台边的苍穹，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只听到由遥远地方传来的一声声划破长空的嘶鸣。

陈洛收拾好东西，全装入自己的背包，特别是那个盒子，他小心地捧着它，虽然里面都已经空了，却还是小心翼翼地用手巾擦了擦外部，再默默地看着了一会儿，才轻轻地放入包中。

你来的目的，就是喂鹰？扎西终于说话了。他感觉自己已经憋了好久，再不说话，会憋出毛病来。

喂鹰？陈洛扭过头看着他。

是啊，你不就在喂鹰吗？

陈洛摇了摇头，再把本已装好的盒子拿了出来，交在了扎西的手里。

扎西不明白陈洛的意思，看着那个暗红色的空盒子不知所措。

陈洛用手帮着扎西转了转盒子，扎西才终于看到，原来在盒子的底部，竟然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照片，照片下面还刻着一行字，写着：陈列。

这……扎西有点不解，他怔怔地看着陈洛。

这是个骨灰盒，陈洛淡淡地说，陈列是我爷爷。

你爷爷！扎西似乎有点明白了，却又似乎不明白，他追问着说，看这名字，你爷爷不是藏族，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爷爷的骨灰这样处理？他指着天葬台。

因为，我爷爷的梦想，就是他自己也能够天葬。陈洛说。

为什么？扎西继续问。

因为我奶奶卓玛，她是藏族，是拉萨本地人，而当初她也是在这个地方天葬的。陈洛看着眼前缭绕的白云，眼前呈现出了一幅画面。这画面，让他突然之间竟然有点恍惚。

这……扎西显然没料到这个环节，他明显蒙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陈洛的面前，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洛跪下，向着蓝天白云，深深地磕了一个头，这个头磕了好久好久。终于，在扎西还没有缓过神来的当口，站起，向平台下面走去。

爷爷、奶奶，你们的愿望终于达成了！陈洛往下走的时候，心里默默念叨着这句话。他的步履，突然变得无比较快。

他看见一片片的白云，从他的脚下一缕缕地飘散开来，没多久就布满了整个天空。而天际边，一双鹰的眼睛正闪烁着某种让他捉摸不定的眼神，注视着他。

陈洛回到了山下。阳光铺满了整个山头，让陈洛觉得好温暖。

2

陈洛相信，那天他看着自己面前那一丛不仅杂乱无章而且黯淡无光的黄草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表情的。他只是挥动着手中的那把镰刀，漫不经心地在那丛黄草上来回鼓捣着，任凭镰刀在黄草上滑过。之所以漫不经心，陈洛想是因为一双眼睛。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

那双鹰隼一样闪烁着寒光而又让陈洛觉得无处不在的眼睛，让陈洛唯恐避之不及却又挥之不去。它直接把陈洛带回了一个寒气逼人的冬天。

那个冬天，路边大白菜的菜心里，随手一摸，都能摸到一朵朵硬如钢铁的冰凌花，川南小乡村的空气里到处都飘浮着一股股让人闻着就想呕吐的牛粪气味。陈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亲眼看到父亲手持一根打狗棒将母亲赶出家门的。父亲的眼睛，就像一双已经被寒气固化的玻璃眼，毫无感情地看着面前那位不断伤心哭泣却明显对面前这个男人完全无能为力的女人。女人的悲伤仿佛绝望的田埂，再也挡不住那些已经注定要流干的池塘里的水，只能无可奈何地任其流淌。那时的陈洛还很小，只能像一条刚生下来还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小狗，委屈地蜷伏在自家的门槛边沿，眼

巴巴地看着父亲用打狗棒将母亲越赶越远。母亲离家时那跌跌撞撞的身影，让小小的陈洛内心一下子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助。

陈洛只能看着母亲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越走越远。她凄厉的尖嚎声在村子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村子里的房子都关门闭户，没有一家人开门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仿佛所有的人早就知道这结果迟早会来，所以也就觉得现在自己表现得如此的无动于衷是理所当然。陈洛绝望地看着这个比平时还更显静谧的清晨的天空，发现那遥远的地方竟然怎么都望不到头。就在陈洛觉得与天空的距离是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父亲，那个刚刚赶走了母亲的叫陈虎的男人，一把将他抓了起来，再“砰”的一声扔在了靠近门槛不远的那张单人床上，之后就咧开一张露着两排黄牙的大嘴对他咆哮，你这个兔崽子，也想死啦？！那灾星走了，你给老子好好待着，别惹老子发火！否则老子也把你扔出去！

听着这声音，陈洛不由全身打了一个寒战。他惊恐地看着墙角，再将脚边的破被子小心翼翼地拉来盖上，全身都躲进了那床被子里。陈虎虽是偏僻乡村的农民，却一直都有城里人一样的习惯，天天刷牙。这习惯陈洛刚记事时就知道了。家里本来有爷爷奶奶加上他们，一共五口人，但只有陈虎一人有牙刷。那时的四川农村，刷牙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后来陈洛长大了一点，家里拥有牙刷的人，还是只有陈虎一人。之所以这样，陈洛也是慢慢才知道原因的。因为陈虎一直就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他觉得自己虽然身在农村，却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命。在这个小山村里，村民们认为城里人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天天刷牙。不过很奇怪的是，虽然家里只有陈虎一人有牙刷，但他的牙却还是最黄，一张开嘴，就让人感觉那里面好像有一股令人发呕的气息迎面而来。而这，也最让陈洛害怕。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一见陈虎那排黄牙，就直接将自己蜷缩进了被窝里。良久，等他觉得被子外面仿佛没什么动静了的时候，再悄悄拉开被子的一个角，却看见一双冷冷的、能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冷入心扉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陈洛顿时就呆住了。那双眼睛，完完全全就像一只已经没有任何气息的死鱼眼睛一样，却散发着一股冷得刺骨的鹰隼的光芒。而那光芒，却正在一双看起来空洞无物的硕大的眼眶内随着两个漆黑的大眼珠咕咕转动着，像刀一样落在了陈洛的身上。

陈洛禁不住又打了一个寒战。这一刻,在他幼小的内心世界里立刻就深深地烙下了一个印痕。他胆战心惊地回想起前不久的那个晚上。那晚,他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眼神!当时的外公,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再下床走动了,除了连续不断地咳嗽,就只能哀求着自己面前的那个叫陈虎的男人。外公在咳嗽的间隙反反复复地说,你毕竟是个男人,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再计较了吧!也算我求你了,反正我也要去了,今后她可就只有你一个依靠了啊!外公说得很无力,陈洛听得也是懵懂,不过他知道外公说的“她”就是自己的母亲。父亲却一句话就把外公的话顶回去了,她只有我一个依靠?你现在才明白啊?你之前怎么没想到呢?!听了父亲的话,外公叹了一口气,他艰难地伸出颤抖着的双手,用稍存的一点力气拉着陈虎的衣角,说,我明白是我错了,你就原谅了我们吧,所有的罪过都让我一个人去承担,不要……

不要?什么不要?陈虎横眉竖目地站在外公的病床前,口气无比鄙夷,稍带揶揄,那当初考察的人来时,你怎么不知道说不要了?陈虎话说完,再用力一甩,外公的手“呼”地就从他的衣角跌落,然后“砰”的一声重重地撞在了坚硬的床沿上。陈洛看到外公的手掌外侧马上渗出了一丝丝鲜红的血迹。一直呆坐在旁边的母亲见此情景,马上扑了上来,牢牢抓住陈虎的两只手臂摇晃着,声嘶力竭地喊,你这个畜生,你够了吧?爸都这样了!

陈虎却理也不理,只是不耐烦地一脚踢开紧紧抓住他的那个女人,那个他应该称之为“老婆”的女人,然后转身拉着陈洛,径直出了房门。陈洛身不由己地跟着父亲出了门。他那时还不知道外公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但他和父亲只走了不到一条田埂,就听到屋内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陈虎倒不以为然,相反却很不屑地撇了撇嘴,说,老东西,报应来了吧?然后一把抓住陈洛,将他在半空中旋转了三百六十度,再扛在肩头,头也不回地走了。陈虎那时表现出来的,似乎是极度的兴奋,更是一种报复之后的快感。陈洛在空中被晃得晕晕乎乎的,却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陈洛后来才知道,那晚外公永远离开了他们。

奇怪的是,外公的去世在川南这个叫光芒村的小乡村却似乎并没引起

多大的反响,大家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让小小的他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村子里的人只是在下葬时去了几个人帮忙,而且只是挖了个坑填了点土就算了事,甚至都没有人送个花圈,放个鞭炮,只有陈洛的母亲在坟头上哭得呼天抢地。葬礼简单得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已经有一人永远地离开了这纷纷扰扰的尘世。

之后母亲回家,就一直呆呆地在家机械地忙碌着,除了与陈洛说几句简单的诸如“吃饭了”、“睡觉了”的话之外,再也不说话。她的整个人仿佛都只有躯体而没有了灵魂。这样的状况终于持续到了母亲被赶出去的那一天。

母亲的离去,对幼小的陈洛来说当然不啻于是一记晴天霹雳。但奇怪的是,那时才刚记事的他,居然能什么话都不说,而且还能顺从地从今以后就一直跟着父亲生活。不过陈虎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陈洛的生活。这些都直接养成了以后他隐忍而又暴躁的双重性格。

陈洛慢慢长大了,才知道自己家里发生的一切,原来都与一场荒唐的“农家肥”事件有关。

那时还是“大跃进”时期,光芒村也和全国一样,正在铆足干劲以争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因为不切实际的一些做法,很多地方都虚报产量,生产队把几乎绝大部分的粮食都上交给了人民公社。交了那么多上去,底下的人还要生活,没办法,就只能把一切的东西都收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支配。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生产队甚至规定,不仅所有队员家里的镰刀、锄头甚至锅碗瓢盆归集体所有,应该交由人民公社统一支配外,每个人每天拉的屎尿也要装在一个粪桶里,然后第二天以家为单位交给人民公社,再倒入公家的积粪池里,统一称之为“农家肥”。如有人私积“农家肥”,将以反革命分子之罪论处。

不幸的是,这事却发生在陈洛家里。当然,那时的陈洛还没有出生。其时他们家,还只有陈虎和他自己的父母,也就是陈洛的爷爷奶奶。陈虎有一个叔叔,解放前逃荒离开了光芒村,后来一直没有回来过。陈家只有四口人在一起生活。陈虎还有一个弟弟。在陈虎的眼里,他的父母就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典型的农民。他们对生产队的决定当然是全力拥护。但是,因为规定刚出来,也因为陈家屋角下有一块正当太阳的不到巴掌大的地上

不知道怎么就长出了一些东西,而且那些东西还刚好是一些在当地常见的蔬菜,陈虎父母就想当然地认为反正这些菜也只那么一点点,因此,就自作主张地每天留了一些自家积的“农家肥”用在了它们的身上。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天,生产队队长王大明带着一帮人来到了陈家,气势汹汹地直奔菜地而去。一到菜地,王大明直接用手从菜根旁抓了一把土,然后放到自己的鼻子旁仔细地闻了闻,像狗闻被主人藏匿起来的食物那样闻。之后,王大明用力将泥土往地下一甩,声色俱厉地质问陈虎的父亲,陈列,你居然敢隐瞒生产队?陈列就是陈洛的爷爷。

一见王大明一行突然来到自己家里,陈列当时就已经吓坏了。他上前,战栗着问,王队长,你这么大的阵仗来我家,就是因为这些……这些泥巴?而且,我也没有对队里隐瞒什么啊。川南口语中的“阵仗”,就是说人很多气势很凶。王大明睨眼看着陈列,嘴角露出了一丝阴笑。他嘿嘿笑了两声,将那把土凑近陈列的鼻孔,说,都被抓了现行了,还想狡辩?你真想当现行反革命啊?陈列脸色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没想到王大明一张大嘴就要给自己扣上这么大的一顶帽子,当即吓得不知所措,但他也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因此,只能哑然看着王大明。王大明又将手中那把土在陈列的鼻子前面晃了晃,问,你真不想老实交代?陈列茫然看着他。王大明看陈列一言不发,更生气了,他一把将那些泥土扔在了地上,转身对跟着他自己来的人厉声说,看来陈列是想要顽抗到底了,今天你们可都是证人,我们一定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明天,就全生产队开会!说完,他们一人抓了一把泥巴,就走了。

陈列一听明天要开会,更是吓坏了。在那个时代因为某个人而开会,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而王大明也刚刚上任,前任队长因为私分队里粮食被人举报坐了牢,他现在“掌权”不久,正愁队里一直没有抓到典型,没办法树立威信。现在陈列居然敢顶风作案,王大明当然不会放过。因此,第二天开会,陈列立即被王大明树为了反面典型,上报上级政府,不仅天天对陈列两口子进行批斗,还减少了原本就已经很少了的口粮分配。

而直到在第二天的会上,在自己已经成了反面典型的时候,陈列才知道他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竟然就是因为那些“农家肥”!

这事对陈家的深远影响让人始料未及。自此之后,因为私藏“农家